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五

明 姜寶 撰

僖公名申莊公子般及閔之庶兄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按僖亦以國亂而立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說見前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聶北地在邢南

胡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

之不速也　按救不當次況兵力有餘何難於郤狄
以救邢而乃爲聶北之次以致邢之遷潰蓋直書而
自見者也　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
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
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
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
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
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在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爲固遷者邢之志而城者桓之功也三國既城之後邢自此無狄患矣

按當時狄師爲諸侯逐退時則邢衆已潰而遷夷儀矣攻伐之餘不復可以立國而又無力自城故桓公命三師爲之板築使足以復存而自守邢欲遷非諸侯遷之也故不曰遷邢而曰邢遷又再叙三師見春秋以來恤力存亡惟此一舉蓋救而次則三師爲貶救而城則三師終有賴矣此亦直書而自見者也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城邢

胡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今莒州東北高密縣有夷安城即此豈夫人知慶父在莒故往從之而莒人使之避於夷也歟

按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於莒言薨于夷蓋桓公召至自夷而縊殺之也齊人以歸者既殺之於夷而

以其尸歸復命於齊也待魯請而後歸其喪故死在秋七月而喪歸在冬十有二月爾齊人以歸如胡傳以其喪歸于魯之說則齊魯隣壤其在途何待一百七十日而始至乎故知胡氏之說非也

楚人伐鄭此成王顒時事

鄭即齊故也　按荆乃州名楚其封國之號前此稱荆以州舉至此改而稱楚其自改也人則春秋人之爾孫氏曰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故自此十數年

侵伐用兵皆稱人　廬陵李氏曰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强張氏謂其始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疑亦得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今陳州西北有檉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蓋魯至邾而敗其出禦之師也左氏虛丘戍歸之說未必然

按西亭辨疑云楚人伐鄭凌駕中國之意日甚矣桓公合諸侯于檉以謀之未幾而盟江黃又未幾而舉次陘之師此舉蓋謀伐楚非謀救鄭也當是時楚兵已退鄭已在會何救之有哉　按夫人孫邾而公敗邾師于偃將以雪先君之恥亦未爲非第當以邾受姜氏之罪請於會而討之不當既會而敗其師爾胡氏以爲志同謀協後乃責公無安攘之誠似未然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地當在魯之東鄙僖公因是而賜友以費或者酈即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友以汶陽之田則誤矣

季氏私考慶父當桓伯方興之時常懼見討幸而得亡豈敢復至齊魯之境哉公羊所記齊人不納奚斯入請之言其亦不察於人情矣蓋慶父之死死于莒也莒人欲冒以爲功故求魯賂魯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夷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容慶父也歟按莒納慶父魯君臣已愧憤不平矣又以求賂而興師

友帥師敗之亦以雪先君之恥卽殺莒君之弟挐不爲太甚要亦直書而義自見者也以友主此戰而責之備意亦恐未然大夫生死皆曰獲獲者擒人於戰陳中之名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蓋齊絶之不許氏其姓爾

按魯請于齊卽死所而葬之可也請而葬之以小君之禮他日又將祔廟焉不可也胡氏以爲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然則殺之者是請而受之者非矣譏桓公之說恐亦非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厲詞以城楚丘爲以内詞書非也劉氏以爲桓城而獨書魯者以彼之未足爲功亦非也孫氏曰此會檉之諸侯城楚丘也說近之不謂之徵謂之略如城邢之再書三師則不謂之略矣邢衛杞三國之被患有淺深而皆不謂之滅其救而城之也即楚丘亦不得謂之封故王氏經世云專封之說起于公羊以今論之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周公之封魯太公

之封齊宣公封其母弟于鄭是也若三國其建國舊矣今爲夷所侵陵雖都邑殘破而人心未散桓但因而修捍爲之改營焉此乃救患之事安得謂之封乎蓋伯者欲自侈其說以爲其恩比于再造故自謂之封而齊魯相因亦眩於其名實曰不與諸侯專封文不與而實與如此也　按詩稱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告成于王故高氏以爲凡城必由天子及其成也又告于王乃可以此斷桓不請王命而自爲衛

城失之專爲罪則無詞矣若城邢之爲美則以邢實自遷而三師第爲之興板築焉可無專命之嫌如衛之野處渡河其事功之大有同於再造則不可不請命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此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喪既至則不得不以小君之禮葬之然非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虞公爵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之後爲之後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

故虞城即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爲泰伯嗣之地也　晉唐叔虞封國其地本在晉陽十一世孫曲沃武公併晉都絳又從新田復命爲絳今平陽府絳州之絳縣是也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今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虢所都也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之後　屬詞虢公者天子三公下陽其所封國邑也畿内之地天子所制以禄公卿大夫士謂之采邑言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惟采取其租税而已此不可與列國相爭奪者同文故變伐

取言滅與夷狄執天子之使變執言伐同虞晉之罪大矣　屬詞五年晉滅虢遂襲虞滅之經皆不書盖畿内諸侯食天子之邑與列國不同故晉滅虞虢不書諱諸侯滅三公封國同叛王室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江黄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今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有江亭黄陸終之後今光州定城縣西二十里有黄亭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蒙縣地在今歸德府北五十里

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二國皆迫近楚之境

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啖子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胡氏所謂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非也　季氏私考江黄近楚之國爲楚所逼者也故齊桓使宋招徠與之爲會蓋二國在楚東北境可出兵以絶齊後者也齊得江黄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遠交之計也宋自會鄄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黄之事委託之而他國不

與焉先儒以爲諸侯皆在失之矣

冬十月不雨（匝一月皆不雨故書言不雨之久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顒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爲令尹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傳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

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

徐人取舒舒鄖姓臯陶之後楚東境小國地在今廬州府舒城縣舒羣舒之總名也文宣時有三種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要之皆此舒也故今總謂之舒

按舒楚與也此舉蓋受命於齊爲齊開伐楚之徑也

春秋以其効順於中國故得稱人

六月雨言匝一月雨亦未必日日皆雨謂此月雨多若一月皆雨然爾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

始慼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其可喜可知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家氏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爲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季氏私考陽穀在齊之西非江黄便道也宋致二國遠至於此蓋就桓爲謀

亦欲寄其迹爾專託宋與盟貫同以爲大會末言者非　前與江黄定其交令此乃申伐楚之約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凡涖盟皆盟其君後此敖如莒嵁如齊還如鄭同此齊桓爲公不會陽穀來尋盟故友如齊盟焉趙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

楚人伐鄭

汪氏曰楚師連年加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

之言蓋知于欆于貫于陽穀皆爲謀伐楚謀伐楚皆亦所以謀救鄭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今許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城而陘在召城之南今其地有陘亭

按齊桓謀楚恐不能勝未可明言伐楚而蔡爲楚與罪當討齊距楚數千里道當由蔡而涉其境然恐蔡知而爲備則楚亦得以知而爲備也故假蔡姬被嫁

之故以加兵於蔡而潛師以侵之使楚不知即蔡亦不能預知所謂兵之奇使楚不能爲備蓋奇於伐楚也此桓得用兵之法也蔡既震潰於是遂伐楚是時楚聚而保險已無及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然猶以楚衆方强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未可知故又次于陘脩文告之詞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合於不戰而屈人兵兵之善者也桓之善於制楚如此遂只繼事之辭罪用兵之專其例已見隱

公中鄭人伐衛傳矣此處只見桓制楚之善若譏其專意直書而自見不當以遂字既爲繼事之辭又以爲專輒而罪之也　王氏經世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貽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乃舍其大而問其小且及於事之久遠不明而非其罪者仗義執言固當如斯而已乎吁此其所以爲霸者之師也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已内嬖如嫡同産不嫁内之失德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鄣

外之失義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爲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爲諸侯羞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辭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之爲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嗚呼此其所以爲伯者之心也

夏許男新臣卒

王氏經世許男春在陘而夏卒師未退不言卒于師故先儒以爲歸國而卒未見非正之意劉氏之說刻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來盟是楚人原有來求盟之意桓退舍召陵乃始與之盟

爾

胡傳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

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按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通次陘以下一直看總見桓之善上句是桓善於致楚下句是桓善於待楚蓋桓為兵形厚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而又按兵以脩文告楚不得

不來屈完之來非是君不使之亦謂可盟不可盟之權付之於完聽其臨時權事之宜爾其實來盟意完已預辦矣故曰來盟于師只見桓之善于致楚如此而嘉服義意似不重若退舍禮與之盟其善於待楚處直書盟于召陵自見也序績之說亦未確姑寘之

齊人執陳轅濤塗

蓋執于師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　按師濱海而陷于沛澤之事惟公羊有之其實未然也左傳

稱濤塗與申侯言如此因言於齊桓桓雖許而未行以申侯謂出東方必遇敵而止乃執濤塗執濤塗亦不專爲此齊自爲欲定陳從齊爾王氏經世說是經世云齊實未嘗濱海而歸安從有陷師沛澤之事秋及江黃伐陳八月公至盖因歸師以伐之江黃皆汝旁國近陳齊自伐楚歸就率與伐陳則路由陳鄭明矣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盖陳蔡二國終以近楚常有二心今不欲齊師之

反而由已有厭苦之之心齊人以爲此叛齊即楚之漸故還師以威之堅其意耳覬再侵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桓再興師得其成而後已葢定陳之從齊非專以濤塗故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此舉蒙上文齊人而言以爲魯及之非也

王氏經世江黄雖從齊然不敢明出師以助伐楚故陘之師江黄不與順小國之情且使整旅保境以待事也至有討陳之舉而後用之然齊桓管仲之計失

於是矣凡欲圖敵而深入其地非得其附近之與國則不足以便軍而恣所有事此齊之所以汲汲於撫江黃也然小國但可使爲犄角之勢詗敵情導軍道耳使之侵伐結怨深讐而我救或不能及則反以快敵而負小國効順之初心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云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何氏以爲危之說皆非此舉原爲伐楚伐陳乃乘便爲之故以伐楚致吳氏

謂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此則是也

葬許穆公

按許穆公未嘗卒于師其以衮斂葬之加一等者要是同盟重其從伐楚也過以加等之禮褒之爾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兹叔牙子即叔孫戴伯也　張氏曰是時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况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

者應之必怠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　按伐楚稱爵執濤塗伐陳侵陳皆稱人以桓始在戎行後不親在戎行也然其是非襃貶自可見何必另求意義乎至於侵陳書侵自為潛師掠境而然爾胡氏以為深責之之意在於稱侵上見者非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生重耳小戎狐生夷吾驪戎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于公而殺申生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夷吾奔梁　胡傳内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也　陳氏曰太子繼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譏而不見則其

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　按德公欲朝嗣君而懼不見禮故使伯姬以子代朝欲託其子於魯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立是爲成公終身不敢朝魯卒又降而稱子矣　或云奉母命而來朝未必與母偕來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自來朝後屬於魯齊桓事從簡便不令小國與會而貢賦則助大國供事魯令以從齊征伐會盟之故使茲如牟取貢賦之助焉然亦見魯之征求及於小國爲其政令之無常也左氏謂茲以私娶行恐非

公及齊侯宋公桓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杜氏以首止爲衛地即今睢州之首鄉此去洛陽七

百里恐世子不能遠出如此也季本氏謂必近周疆地姑闕之　胡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爲后生太子鄭後母惠后生叔帶王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啟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

示天下戴之以爲天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

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舍是則無以國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無中事當云會王世子秋八月盟于首止若有中事則當云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

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脩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欲相與同心翼戴乃所以定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胡傳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鄭伯逃歸逃歸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貶之也　高氏曰當是時諸侯未有從楚人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甚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復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

競非獨强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啟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今光山縣故弦國地

王氏經世左傳江黄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按召陵之盟楚非誠服也侵陳之役諸侯有叛心矣觀鄭伯以不朝於齊疑於見討而懼則其生心乆矣故一聞撫女以從楚之言遂喜於王命而逃歸不盟自是竊與楚通矣楚窺此間遂滅弦以嘗齊江黄道栢者齊之睦而弦之

姻也滅弦者圖四國之漸也齊將僕僕然亟救之乎彼處南海吾處北海彼滅之旦夕耳而吾救在千里之外豈所能及不救則盟楚之功墮矣齊桓之失在於積義不以平素而假其一二以爲名故無以充其類而不在於滅弦不救之日也 張洽氏曰黄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滅黄亦自此始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屬詞虞公天子三公雖失地不名從史文也晉獻公襲執天子三公而滅其封國罪大於相執齊桓伯畧不及西莫能正也　汪氏曰或以虞公嘗爲天子之三公故稱公執天子三公其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又貶而人之此說與屬詞同當從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鄭新密即今鈞州之密縣是也

討鄭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不以許救致師本爲伐鄭而出也 胡傳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蓋自其解新城之圍而不廹鄭之從則可以謂得討罪之義自其移伐鄭之師而救許之急則可謂得分災救急之義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

王氏經世按左傳載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夫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已解圍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八年許男即會盟于洮豈既甞降楚而又即齊如是之速也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明矣況面縛

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秋救許楚子已還至冬則圍解在數月之後乃無故而行此乎且引微子面縛尤妄也紂之末年微子行遯商書有明文矣謂之出迪謂之行遯則去于商未亡之前其踪跡必不可物色矣周師至而面縛銜璧亦非微子之事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張氏曰鄭未

服故復伐鄭齊力足以制之故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齊嘗輔宋爭郳今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附魯故來朝

即前此之郳黎來也朝我以後凡伯主盟會征伐無役不同矣　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本國名而邑於楚以國爲氏者也侯者名也

胡傳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

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内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王氏經世申侯申出也故楚臣自楚文王時奔鄭而久用事於鄭鄭伯之欲從楚蓋申侯有謀焉故於齊來伐而欲以申侯說于齊說之云者以逃盟從楚歸罪於申侯欲以自解於齊也申侯之貪利則楚文王已戒之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今魚臺縣有毋亭地近曹

左氏以爲謀鄭非也鄭方殺申侯以求通若果爲鄭而謀鄭當即自請盟何復遲疑至於盟洮時乎　季氏私考謂曹伯有危疾而桓爲此盟爲之謀定其後鄭伯懼干齊怒先使子華求通以爲已謝過之地故子華來求與此盟而因奸命以請於齊未可知也季氏又謂子華實已與盟齊侯辭焉之說未必有竊恐許之盟而因有此請然後從而辭之亦未可知也

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財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於天子也

曹伯班卒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代立今班卒子襄嗣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

聘伯主也汪氏曰甫盟甯毋而又使友脩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鄄城即今濮州南界於曹則洮當在曹州之北境古曹地也

是時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　胡傳王人下士也以王命行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内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擧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吳氏曰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王人特爲此而來故亦

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王臣書會諸侯盟者一于洮與盟不書一踐土同盟者
三柯陵雞澤平丘與會不書一黃池
厲詞周禮巡狩則有方岳之盟不巡狩則有殷同之
盟王官臨之而已王官猶不盟況卿士乎夫盟以結
信非所以施於尊者是以葵丘之盟齊桓威時也宰
周公不與皐鼬之盟晉弗伯久矣劉子不與其次則
黃父之盟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協猶爲近之經書

王人與諸侯盟自洮始天子將崩世子近懼子帶之難遠懲子頹之禍王臣出盟諸侯事非得已不必諱也晉文一戰而伯作王宮致天子天子命爲侯伯猶不能自信於諸侯而親屈王臣於踐土襄王策命晉侯專征猶不能委任方伯而復使大臣盟諸侯于王所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經沒王子虎不書使若諸侯自相與盟者爲王與晉侯諱之也傳言王子虎實盟諸侯故於翟泉釋曰尋踐土之盟也使踐土之盟

而王子不與則翟泉尋盟王子何與焉柯陵晉久不競而厲公有鄢陵之績雞澤悼公初興而未集乎丘晉不復伯其請王臣出會猶曰假公義以建盟主而立中國庶幾天下知有王室而已雖皆與盟不足諱矣至於黃池曾君會晉侯及吳夫差而單平公與焉則未知何以爲禮何以爲辭乎故經沒單子不書爲周室諱也蓋春秋於是終焉

夏狄伐晉

報采桑之役也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攘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伯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屬詞哀姜通於慶父與弑閔公齊人取而殺之不可祔於宗廟也既越八年僖公用禘而致之既僭王禮爲常祀又用以致不當祔之夫人其罪非一端矣所謂直書而自見者也胡傳恐非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子鄭嗣是爲襄王

按左氏秘不發喪之説非也叔帶乃襄王親弟豈容以此相欺耶又以爲難故是以告緩亦非吳氏謂惠王前年冬有疾而今年歲終乃崩者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宋桓公賢君也而齊桓始伯能與之同心以致諸侯僖與同盟接壤然不會其葬以宋襄方出會諸侯故葬禮簡而諸國皆不及往會爾其不葬魯不會也趙汸氏曰蓋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之送葬

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即今鳳翔府岐山縣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别於東都受采仍有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今絳州垣曲縣有召亭蓋名公邑亦東周畿内地而周地無聞焉豈亦近於成周者耶周爲采邑起於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於魯采邑當以其次子世守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公旦之裔矣葵在今臨留縣西二十里杜氏以爲陳留外黄縣非也

尋洮之盟且脩好禮也　汪氏曰宰孔出會諸侯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室而且知畏王法則有功於

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與之盟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致宰孔于葵丘而春秋無譏焉豈桓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揜過歟抑會葬既畢而脩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　按諸侯不敢與宰孔盟自是齊桓不敢以約束諸侯之事施及於尊者而葵丘之來當由襄王以桓嘗定已大位故遣孔來脩好禮於桓而錫命桓為牧

伯得專征伐桓因孔在遂相與申明五禁以尊奉王法事亦當出於桓非孔能陳禁以喻衆也會葬既畢而會以明禁之說經無明文不可從　宰周公不殊會自是記事之體當然爾謂與王世子殊會相形發議論春秋本旨恐亦未必然也

僖元年會檉五年會首止盟首止盟甯毋盟洮會葵丘會鹹

屬詞僖公與齊桓大盟會者六皆不書至會于檉謀

救鄭而弗果鄭比歲受兵亦以見桓之重伐楚也召陵屈完來盟而中國之勢安首止殊會世子而天下之本定辭子華寗毋而鄭伯請服王人盟洮而襄王以寧桓可謂有大功於當世矣故其盟不日其會不致所以別於後之主夏盟者穀梁曰桓之盟不日葵丘何以日美之也胡氏亦曰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蓋桓之弘規遠畧至此甫定又與前日之求諸侯服叛國而爲會謀王室而爲盟者不同故特書日以別

之會于醎致戍於周而謀杞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屬詞魯女未嫁書卒者為其已許嫁諸侯故服其本服書其卒不書葬者在室葬不以夫人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盟宰不與可知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桀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載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佹諸卒

公卒而國亂不得以禮會葬可知也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西亭辨疑云晉侯方卒奚齊未立里克殺之故曰殺其君之子奚齊不得與踰年君同稱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屬詞七年公子友如齊是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合傳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法

蓋齊桓霸業既成之後會于甯母始定其制以為諸侯朝伯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僅再朝而已　其不致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爵國已姓顓帝裔孫封於蘇鄴西蘇城是也今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衛而東界於狄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左氏謂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指會溫之溫矣非也

何以書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

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盖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温亦伯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按西亭辨疑云奚齊乃驪姬出卓子姬之娣出卓又少於奚齊國人乃君之何耶盖卓立踰年上下之分已明故書君書弑胡傳以爲里克君之者似非盖奚齊亦克君之者故也由是見聖人一無容心當書君

之子則書君之子當書君書弑則書君書弑克之罪

固著於弑君至於殺君之子亦豈得爲無罪乎以前

爲國人不之君後乃成其君臣之名者亦非也

及其大夫荀息

胡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

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　按息之傅奚齊

卓子也時則申生死矣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矣君命

爲之傅已於君之將終有約言焉是安得不繼以死

謂其從君於昏庸足取者非也柳子厚謂進息以甚苟免之惡者亦非也聖人之權衡素定豈有其人本不足取而姑取之以愧他人者乎息不但不食其言其節亦本自可取故春秋與孔父仇牧並取之朱子謂息死君之難以其始終一節為可取者真知春秋之旨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此自是北戎一種謂為山戎北狄者皆非也　薛氏

曰當是時患有大於北戎者晉之滅虢滅虞狄之入衛逼邢伐晉滅溫楚之滅弦圍許也桓舍强圖弱不務德而勤遠畧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惠公章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

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不言月即酉戌亥三月皆周之冬也據夏正酉戌亥三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以爲尤異而書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胡傳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

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　按鄭之

謀召重耳雖懷二心然以私意殺里克致之則非矣

胡傳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此語殊無當其

稱國蓋若國亂無政而殺之之詞爾前殺里克稱國

同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會陽穀後會卞皆稱姜氏說者以爲聲姜而魯頌

稱曰令妻僖公娶于齊明矣然不經見意者僖公長而後立其娶當在未即位之前亦未可知也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　季氏私考以聲姜爲齊公族之女非桓公女也以近族故亦得爲會　按聲姜令妻非文姜比也然兩君相見而婦人與焉亦豈有安攘之實者哉此其所以爲荒且怠而直書以見其失也　齊桓葵丘以前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追戎存邢衛却

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葵丘以後陽穀之會與僖公聲姜肆于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黄不恤謀鄫無成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如此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季氏私考滅未有書伐者兵一至而即滅也今年冬伐黄而明年夏始滅之葢伐兵既退又往滅也其非

一時事明矣黃人不歸楚貢故楚伐之然未嘗遣大將用大師姑以試齊爾當滅弦時先已芟夷黃黨矣而桓無戍黃之圖至是伐又不救則楚何有於齊哉黃亦失所恃矣書伐於前而書滅於後所以罪桓公之負黃也　按胡傳稱此時管仲已死故楚伐黃而桓不能救蓋當盟貫之時仲固嘗慮及久遠以伐而當救爲言知黃後來必受楚禍也桓不聽而與之盟則徒欲濟已之成而不顧遺彼之患當其時已自有

忍心矣此君子所以惜仲之死而憫黄之不幸也左氏據平戎於王之説謂仲尚未死者非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黄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救不至故卒見滅　胡傳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小國之弱見荆楚之强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

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季氏私考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能慎終自失仲始榖梁以為仲死而楚滅黄是也左氏於此序齊使仲平戎於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所據而平戎之説其妄誕亦甚矣果有此則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可以不書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怠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張氏曰楚既滅黄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自勝楚之後春秋所以責桓公者皆此意也

晉文之事據後此狄侵齊小註吳氏曰會温以圍許而許竟不服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三十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衰矣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伯謀之不遠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季氏私考鹹衛地而東界於齊即叔孫得臣所嘗敗狄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氏以爲東郡濮陽東南有鹹城是已季氏又以左氏謂爲淮夷病杞之故爲不考而証以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郯宋西越徐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爲難而謂當時淮夷未嘗爲中國患其病杞事無證

據說亦似有理然左氏則既詳載其事諸家傳註盡從之而存三亡國之說開載左傳甚明當時三國雖未必亡以存亡國雖爲張大之詞然三國者則既明指邢衛杞爲言矣獨奈何創爲此說見前有狄侵衛事而鹹爲得臣所嘗敗狄處遂以爲謀備狄乎況自淮至杞亦未必果踰千里而淮夷病杞事未可謂爲必無會鹹謀杞亦未可謂爲必不然今且從舊說而季說姑識之以備再考可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戒事期矣友如齊其亦爲此而受命於齊也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季氏私考諸侯者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則以凡舉爾又以齊衛接壤而狄當其北三國所交界處是爲沙鹿而緣陵蓋沙鹿閒華夷雜處之地其爲此

城殆即蒙恬於河南地霍去病於今居西各築城而徙人充實之計歟縁陵於齊衛最切而亦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也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衛者十八年又以杜氏謂縁陵為杞邑而據前漢誌北海營陵註謂齊所封營丘為營陵即春秋之縁陵以為杞都雍丘距營丘千二百里而乃使杞遠遷於此既非所以便杞而齊亦決不肯輕棄先祖故都以為杞所遷地說則然矣然以縁陵為沙鹿閒華夷雜處

地要之亦是臆說而河南地今居西恬去病所築乃漢虜界築之以扼虜衝其地當為我所有而緣陵築以備狄境不聞屬之於誰要之亦臆說爾季氏據漢誌營丘即營陵營陵即緣陵之說以為然恐未必然緣陵畢究是杞邑地考姑闕之不若且從舊說謂為城以遷杞而於季說姑識之亦以備再考可也　又按當時淮夷雖病杞杞未甚危也有何奏報之難機會之失不請命於王遽為之城緣陵而遷之乎杞未

遷與邢以自遷爲文者不同春秋所以罪諸侯之專者此也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前既辯左氏之妄誕矣此言謀王室之難亦未必其果然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𠪨詞主左氏之說以鄫子雖娶於魯而不敢來朝者微陋不能成禮也僖公因季姬來寧責以鄫子不朝止季姬而絕之故季姬遇鄫子使之來朝明年季姬再歸于鄫又明年卒鄫君再世戕於邾人葢小國之

最微者魯後雖甞屬鄫而卒爲莒滅魯亦不能存之也魯之力不足以存姻隣小國而唯責其不朝來朝又責其不敬觀策書實録僖之不仁可見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陽平今大名府大名去晉地遠僖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因左氏附著晉卜偃之言而後儒遂以爲晉地爾其崩公羊以爲河上之邑陷入于地中非也穀梁以林屬於山爲

鹿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諸家遂以山連足而崩亦非也　季氏私考以沙鹿西爲衛地東爲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界之間故不可繫之國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然則其有關於夷夏之故歟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伯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子甲午嗣是為莊公

穆公父獻舞見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季氏私考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　張洽氏以為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

天子之禮則過矣

楚人伐徐

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

者也因齊桓合諸侯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牡丘城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匡杜氏曰在陳留長垣縣按長垣今屬大名府而匡則割入開封府之睢州矣

胡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

壯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按徐近於齊楚伐徐所以震齊之隣其爲謀深矣楚若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矣然則齊救徐非專爲存徐亦自爲也乃盟于壯丘既見其救患之不協心又次止于匡遷延不進又見其救患之不協力至於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親行又見其救患之師聊且應之而不冀其成

功以此較之伐楚次陘事事相背蓋前之勤後之怠
觀經所書了然自可見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神農之後楚與國也今德安府州北一百八十里有厲鄉

以救徐也獨遣曹師以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
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爾後此有婁林之敗則
此亦何足以解徐之困耶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季姬見止於魯爲鄫子不朝之故爾鄫子既來朝歸而以季姬請故復以季姬歸鄫明前此非遂絶鄫而離婚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謚伯字猶云共仲僖叔成季云爾此大夫已沒之恒稱先儒以夷伯爲公子展展時尚未賜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魯大夫而不可知其爲誰矣夷伯蓋大夫之始祖當有特廟者也左氏謂展氏有隱慝焉恐亦未必然

胡傳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冬宋人伐曹

李廉曰宋曹之爭始此夫伐宋非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

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圖伯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今泗州有婁亭

是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厲詞徐本建國而列之于狄者其先僭叛同荆吳齊桓之伯徐即諸夏故楚人伐之　陳氏曰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徐而徐卒敗於楚以是爲盟主病矣蓋桓伯有盛衰中國之勢又將一變也故書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在今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　韓晉地古韓侯國爲晉所併後爲桓叔子萬所食邑　秦嬴姓伯爵國顓帝之後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在今鞏昌府秦州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即

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地其後浸强則盡有岐豐蓋乘周弱而請乞併兼之爾史記謂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則信其自文之言過矣

胡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以穆公悔即釋之雖獲而未嘗以之至其國免秦伯也　王氏經世晉惠公以賂求入背秦三施秦伯以責報而興戎皆失也以君子聽其輕重則晉之失許食言在先而其應於人也又甚夫名位公器而欲因亂取土

地世守而許以賂人本既不正矣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餼食其粟而一旦倍之非惟秦之觖望雖晉人固不直惠公矣然則召秦師者惠公也兩國非有父兄之怨疆埸之爭也彼涉吾境我固不得不應然獨不可先之以一介之使以禮義再三辯喻安知秦伯之不悔而還乎而惠公輒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躁而用罔如此烏得不敗而見獲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今歸德府城北有溱溝水

涸時五石存焉即此一名隕石河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胡傳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

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鷁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季氏私考鷁陽禽也雌雄相視乘風而孕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閒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

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屬詞友莊公母弟季孫行父友之孫謚文子季孫宿行父之子謚武子意如宿之子謚平子季孫斯意如之子謚桓子是爲季孫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爲鄫子不朝見止而復歸鄫歸而卒其實事也

非奪其葬殆魯不往會爾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其後是爲叔孫氏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淮臨淮郡地即今泗州盱眙縣淮水所經之處也

謀鄫也役人夜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季氏私考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與焉何也邢自請從於會爾葢邢舊屬於衛附以共賦而自城緣

陵以後供億重煩不堪而欲自當一國之賦請從會於齊而齊從之於是衛文公以齊爲抑已而又明年伐齊之憾基於此矣然則邢之見滅於衛其無乃亦由此歟邢侯爵而序鄭許下因其賦之多寡以爲差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郾姓楚之與國後改爲蓼在壽州霍丘縣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臯陶之後也　桓爲徐伐

英氏其興師末矣

夏滅項即今陳州之項城

公穀皆以爲齊滅之西亭辯疑云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及江黄伐陳同　先儒以項爲魯滅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者非也季孫行父當祖友卒而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焉得擅爲此事予蓋泥於書滅而不爲諱遂云然而不知項由齊滅則固無庸爲魯諱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邑

義與會陽穀同　按吳澂氏以爲齊桓止公而姜氏要桓爲會非也項由齊滅桓何由止公乎姜氏之兩與桓會殆以齊國舊嘗有此相沿襲而不知其非爾聲姜以令妻頌於魯而不免有此也習俗之移人可慨夫

九月公至自會以去國日久而歸飲至焉非也

僖十五年盟牡丘次匡救徐公至自會十六年會淮公

至自會

厲詞以公與齊桓大盟會書至者一范甯曰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是時楚伐徐桓公盟諸侯于牡丘不親救患而使諸侯之大夫專兵其志已怠明年會于淮謀鄫役人夜呼不果城而還其政益荒故皆書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子孝公昭立

王氏經世東萊呂氏曰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游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絶以爲害伯者獨參

用小人而已仲得政之始首與君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已其所以得有爲者固以此抑不知名曰佚樂未有不賓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勿侵權勢必不之能也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之柄不暇長慮而爲是約至寺人貂漏師多魚恃寵干政正犯仲之約而不能誅則固已陰悔初約之謬矣迨仲將死始言豎刁開方易牙之姦欲

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卒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與仲屬所欲立於宋襄公者乃内嬖鄭姬之子於次未當立者也致五公子交爭國統殆絶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廬陵李氏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端

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葢黜其義而録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勢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强于北蔡師書敗荆威于南鄭分許鄙宋縻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郕弱而逼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怗

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没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榖盟扈閲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

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臧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葵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許伐黄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立伯爲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遂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春秋事義全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趙鳴臯

春秋事義全考卷六

明 姜寶 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屬詞齊桓長衛姬生武孟即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無虧最貴且長桓公嘗屬孝公於宋襄公又許立武孟既而五公子皆求立桓公不能定桓公卒國人立無虧孝公奔宋於是宋公以諸侯伐齊而齊人為

之殺無虧書伐者為齊人立無虧也書戰者無虧既殺而四公子復與宋師戰也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則師救是救無虧而不勝也四公子之徒與宋戰則狄救是救四公子也　胡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

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書狄救齊者
許狄也許狄則罪諸夏矣凡伐者為容受伐者為
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
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
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
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
其可哉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愼終如始付托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塟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襃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臨川吳氏曰邢周公之胤衛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存今衛以桓從邢請於淮之會以為抑已而伐齊喪固有罪矣然為宋所驅非首惡也狄既救齊而又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為之亦可傷中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興師以伐人者皆不義况邢小國尤不當黨異類伐同姓或者逼於狄而不得已也歟其後衛竟滅邢其怨讐未必不基於此　上云邢人下不當云狄云邢人狄人自是文法當如此以

為進之者非也伐衛所以救齊之說未必然　王氏經世桓公在狄已嘗侵衛侵鄭今乘齊亂又以救齊為名而興師窺伺其國詐益甚矣宋襄在當時奉少奪長伐齊之喪而反使狄得以為辭而圖中國益可慨也救齊而又伐衛伐衛而與邢俱見狄之為謀深矣邢衛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存齊伯漸衰狄即侵衛齊桓既亡而又伐衛邢忘讐棄親而聽其驅以伐兄弟同難之國春秋書之所以傷

列國之無人見狄人之益横以為小國不能自强於禮義之明戒也或者反謂善其救齊大失春秋之旨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以威求伯也　王氏曰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啖氏曰春秋時以强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兼胡傳不歸京師與執非其罪兩意說

始備若嬰齊之書名則杜氏云書名不書名皆從赴

此蓋亦從赴而已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季氏私考曹邾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伐齊者

宋公圖伯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國之不從也曹南

范甯以為曹之南鄙宋公親至於此以要盟去曹不

遠而曹伯不親會乃以人從則見曹亦有厭心矣

按曹南之盟宋襄稱爵蓋猶以北杏望齊桓之意望

襄既而襄失德不足以繼桓故圍曹盟鹿上皆人之

不予宋以伯矣

鄫子會盟于邾

鄫不及曹南之盟其來也諸國既罷矣故就邾子而

與之會盟於邾若宋公亦與盟則邾人執殺鄫子之

時宋安在乎時未聞有宋公在故知邾盟宋公初未

甞與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季氏私考邾服宋而與鄫鄰鄫為魯壻則邾所讐之國也為宋致鄫乃邾私意鄫畏宋有伐齊執滕先聲不敢不往但至邾而聞邾子不親赴曹南之盟則姑就邾以盟而邾國人亂殺用以祭神本邾子之謀也是時宋方威刼諸侯而邾或附勢以為宋討鄫為名然則宋罪亦不可掩矣　按鄫子見執於邾邾用之以祭社蓋邾鄫世仇因附宋之勢承其意而肆虐如此故直文以見其實惡邾亦惡宋也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因曹伯不親會曹南而討之也　按襄公欲圖伯業當人心不我信從之時須反其仁智方可令乃不能内自省德嬰齊急於執之曹南急於為盟及曹不服却又急於圍曹鄫子不及會小失爾却亦急於加罪使邾誾用之其操心如此何以能集事乎春秋書此數端自見襄之不能成伯而致楚執伐敗傷蓋自取也

衛人伐邢

以報菟圃之役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胡傳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　季氏私考宋襄暴虐諸侯皆有挾楚以抗之之心是以陳蔡為楚致魯以為此盟地以齊君亦預焉殆不顧辱先

君矣張氏曰齊桓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説求叅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之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偕之同歃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　王氏經世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已為之權輿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

爭為長楚人衷甲冠不可啓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梁亡梁嬴姓伯爵國栢翳之後也其地在夏陽梁山今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蓋即梁山南地界於秦晉之間者也

胡傳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以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梁君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溪於色心昏而出惡政其亡可立而待矣　左氏此曰

秦取梁文十年曰秦伐晉取少梁少梁蓋與梁密邇地以為即梁地者非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傳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　按天子諸侯皆南面聽治其門皆南向而曰南門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三門庫雉路然庫門借臯門雉門借應門制二門制既同於天子惟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獘而斥大之杜氏云此魯城南門也今猶不與

諸門同

夏郜子來朝郜文王之子眳季之弟後不知所終郜國蓋嘗為宋滅而别封之以為附庸故郜地隱取郜鼎桓取皆於宋郜蓋附庸王氏以為郜分南北皆附庸於宋者是也

郜子蓋知宋之不足恃而來朝以依魯也

鄭人入滑滑在今偃師縣南

滑叛鄭而服於衛故也　李氏私考畿内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理必以滑本頹叔之黨而倚勢以陵雩鄭故鄭報之桓没而中國無伯鄭首從楚稱兵周

疆無忌憚甚矣

西宮災

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家氏曰小寢也人君燕私之地也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蒞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齊桓逐狄以存邢而齊人與狄盟于

邢齊孝公於堂𤍠有忝矣狄稱人非進之自是文法當如此蓋不可云齊人狄盟故也與邢狄伐衛同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　李廉曰自莊以前楚兵加隨及江漢閒諸國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以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為邢故因邢之盟也　王氏經世有他國則狄同稱人無他國則狄還本號而止稱狄以此見進之之說非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後漢志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為盟鹿上處乘氏在今兖州府金鄉縣菏水之南宋北鄙也

宋公將以求諸侯于楚也初襄欲圖伯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國更無從之者況曹復懷貳而楚合陳蔡鄭以至齊魯亦與之盟

此襄所欲而不可得者也今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楚豈肯甘心許之哉此所以不免於執辱春秋皆稱人以貶之也

夏大旱

厤卯辰巳之月皆旱旱久矣旱所以言大也　屬詞言旱不言饑歲猶有入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荊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胡氏曰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不可稱執宋人宋

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

厲詞宋公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不度德量力而致楚子于盂於是見執而國受兵蓋不知有出爾反爾之戒者也於楚曷足議焉　王氏經世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為中國諸侯之所共嫉故楚得以乘間而諸侯莫違凡執凡釋實楚與諸侯之所同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若但書楚子執宋公以伐則其

義淺矣又使蠻荆得以加中國令惟曰執宋公以伐
宋以諸侯同涖為辭非徒以抑强楚而存中國亦以
見德義尊則人聽制命於巳德義賤則巳聽制命於
人求諸侯志將以為雄也而其道一失非惟强楚得
而加之陳蔡鄭曹許皆得而加之矣此春秋書法之
意也其義深遠矣鹿上之盟固楚人將誘而致之未
容有他亦恃有齊在焉今之盟齊不至事可疑矣陳
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讐也其見執烏乎疑

冬公伐邾

為邾執用鄫子怨之也邾附宋未敢伐今宋為楚所執伐故乘閒而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經世按楚執宋公以伐宋而魯不與故獻捷以威之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姦先王之禮况以蠻荆陵暴中國而可受其捷乎魯義不能自强以遏楚之横禮不能正辭以拒楚之使則有

慴伏聽命而已直書不待貶而義自見者也不言宋捷者杜預謂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矣此說是也公羊謂為襄公諱胡康侯謂為魯諱皆過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史記作亳有三宋州穀熟西南為南亳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為景亳因景山為名湯所盟處偃師為西亳宋州即今歸德府楚子伐宋進至於此必其地在孟之北

張氏曰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

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書宋公歸而曰釋宋公盖其執其釋皆制於楚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為魯諱不與楚專釋之說皆未然是時楚子於宋公執而未出境故因魯請而釋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王氏經世按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若是則須句乃子爵國而奔因成風魯

事也國滅而興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而經不書其本無此事可知也趙鵬飛氏直以須句乃邾邑是已公本以邾恃宋害鄫故乘宋公見執而伐之伐而因取其邑爾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須句嘗復取於邾而文公又伐取也伐國取邑失之逞忿而貪得蓋直書而自見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按宋公以鄭啓楚會盂而至於身見執國見伐也故

伐鄭宋不自反而必於報鄭是又挑楚釁矣泓之敗非宋自取之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

胡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畀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諸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内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宋水名

汪氏曰宋以三國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辱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按宋公見執於楚欲雪其恥方懷必勝之心惟患無間可乘爾豈暇愛重傷二毛為

此迂闊之論乎世儒見其寡謀致敗遂因左氏之說而附益之不知宋襄之急功利更有甚於他人而決不能為此胡傳之說殆非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在菏水之南今兖州府金鄉縣之南界其地也

王氏經世此舉蓋受指於楚也宋襄公爭伯陵弱雖不義奉少奪長雖不順然於齊孝公不可謂無私德矣況鹿上之盟昭如也今乘其敗於楚而背之且會

孟不來盟溥不與執宋公而齊坐視釋宋公而齊無力焉則齊之負宋也多矣于時荆楚之勢方張既無尊中國攘夷狄以纘父遺烈之志又無恤災患畏簡書以申固鄰好之心乃受指於人伐國圍邑春秋所惡也故書以著其罪　家氏曰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罪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襄公辛子成公臣立

傷於泓故也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春秋於曹南宋公書爵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蓋未嘗不予以伯跡其從來所為未嘗一有事於王室徒伐喪以奪長仁悖之甚致夷以謀夏義蘖之大然則襄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何賴焉雖欲圖伯實不足為伯也按伯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以稱焉如夏昆吾氏當太康時身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纘其

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定王儲明王禁晉文納襄克帶皆可謂其人矣宋襄秦穆楚莊魯謂有一事之善上及於尊周安可並稱於五伯之烈乎孔子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孟子謂五伯為三王罪人則固兼夏商周以稱五伯而未嘗一及於此三君也然則宋襄不得為伯明矣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討其貳於宋也　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

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於宋伐之而取其二邑由此而言則左氏討其貳於宋之説非也　季氏私考楚方强盛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頓本屬陳陳猶責禮焉蓋頓訴於楚而楚伐陳也觀楚城頓而還則伐陳信乎為頓而陳自

此怒頓甚矣故李廉氏曰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按聖人作春秋以道名分決無貶杞稱子之理胡傳之說非也又有以為時王升降伯主升降者亦非也當時杞自以力小降而從子以供職貢等費故於其卒也亦照生前稱子以赴史承告遂書之爾況用夷禮者乃杞成之子桓公又豈有因子後來用夷禮而先貶其父之理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西亭辯疑云鄭在畿內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啓狄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據左氏謂鄭人入滑王使如鄭為滑請鄭不聽王怒遂以狄師伐鄭取櫟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耶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鄭夫伐鄭而又依鄭無是理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凡人君失位未有不由强臣逼逐而然者王之適鄭必為頹叔等惡黨所逐而太叔帶或其所挾以拒王者爾左氏載王納狄后太叔遽通之而王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則俱不可信也　李氏私考當時頹叔嘗陰致狄女納王宮而因寵以竊權及召狄伐鄭與王遂不相能而因失權以生變或有之出居于

鄭亦是直書而義自見書出以見王不能正家故致此以為貶恐亦未必然出而稱居如所謂天子適諸侯莫敢為主焉者則宅其所有之說得之矣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後文公入而殺懷公於高梁不告及文公定位而後以惠公卒來告則亦不得以禮會葬可知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資中黄氏曰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成王以周

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既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荅公之勲勞今邢為衛滅矣邢與魯同出自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亦甚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魯不能為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復存其社稷以篤親親之恩春秋書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亦繫於魯也屬詞云二傳知衛與邢為同姓而不知魯與邢為同宗知衛滅同姓為伐本而不知魯不救同宗為無親春秋滅國復興者多矣豈齊桓能

存亡國而晉文獨不能哉當衛侯鄭之再執也魯之君臣以同姓故且為之請於王與晉侯而歸之使念其同太祖之國而以存亡繼絶請晉文方有討於衛宜無不從者魯又不知出此此邢之所以滅而不復興也按黄氏與屬詞皆謂罪魯不能恤其同宗於胡傳外更推立斷案如此蓋滅同姓之罪在衛不能免而不恤同宗之罪魯亦不得而辭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辛子鄭嗣是為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

胡傳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張氏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　季氏私考莊公女已有杞伯姬矣僖公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為公族女非公女也

宋殺其大夫

季氏私考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羣臣不忠所致故

懼人欺已過疑其臣而盡殺其大夫蓋追咎其在先君時有辱國之罪也然暴虐甚矣傳至昭公而卒以輕去羣公子見弑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偃姓子爵國漢為南頓縣在今陳州項城縣界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　胡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

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國自治之意也　王氏經世按楚圍陳納頓子于頓蓋一事爾夫頓小弱而介於陳楚陳欲迫而幷兼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以保恤寡小示恩以大義責陳而攝服之皆爭主夏盟之意也直書而義自見矣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王氏經世莒以元年獲拏之故怨魯而未嘗通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為洮之會以平莒於我成父志也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慶魯壻故也盖平之之意出於衛莒疑魯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命至明年向之盟而始成焉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即莊子俞之父

吴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之盟莒子不親至僖

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　王氏經世莒今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莒已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非紀季所入若季所入則在齊臨淄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鄭漁仲謂為博州而汪克寬氏以為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南近魯西鄙者也

討洮向二盟也

衛齊讐而魯與相結故齊以為討

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

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諼明矣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按衛與邢有怨而邢之盟齊為邢謀衛難衛卒滅邢令洮向之盟魯又黨乎衛齊魯所以為私憤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以魯人展喜受辭於展禽而犒其師故未入境而去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興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皆自取之也　李廉曰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

按齊伐我北鄙而展喜奉展禽之辭命以却之齊已

服而退矣魯但宜用展禽為政自可以折衝勝難於方來也何至外乞楚師而臧文仲為之介聖人竊位之歎殆因此而發歟魯之以蠻夷殘中國其為國無謀而用兵非義也直書而罪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芈姓國楚君熊摯之後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當時夔祖熊摯國不得遠祀其上祖也

按夔子爵而不名為其無罪見滅不當去其爵斥其名胡氏之説是也若楚之書人則由楚子頵名未登

於春秋故爾蓋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經猶以州舉至成王而後書楚人盂之會以法當目其君嘗書楚子矣而後復人之顗之名非遇弑不登於春秋也此安得以為待夷狄之體耶蓋滅同姓之罪直書而自見矣固不在書名不書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成公忘其父盂執泓戰之讎前年與楚平而往朝之非矣今而即晉蓋知文公之可依賴而然可謂能

從義者雖不免於今之伐而見圍而後此之伐晉以得解也終賴之矣若楚之暴則不待貶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胡傳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成公弟桓公也其來朝猶用子禮公卑杞杞不共也

以禮幣之從子爵力不給爾魯以是為不共故卑杞非謂其用夷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殺其子而立

許氏曰孝公不能繼桓以興間楚之勝而困宋襄又侵伐魯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之不遠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速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晉汝叔侯曰杞夏餘而即東夷以爵尊國貧雜用夷俗事或有之然魯所謂不共無禮直以其玉帛之將不備爾　屬詞杞雖先代之後蓋微於滕薛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於淮夷矣豈有資財可以為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季氏私考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南向宋以父讐

義不屈於楚而獨不從此楚所以圍宋也歟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由也曹衛於道少迂則不與圍蓋為之遥應以絶宋通晉之道也魯以絶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宋則所以困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侵曹伐衛以决救宋之策則宋將何所恃而不亡乎　按是時楚子親自圍宋既而見晉勢之盛身始去之而獨留子玉於宋爾公之會諸侯盟于宋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蓋感其乞師之恩

而然非為宋也楚自盟齊以來伐陳圍陳伐宋無不稱人諸侯雖稱爵直書從楚圍宋而其罪自見矣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之説乃得之榖梁似不必然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圍宋而公會諸侯盟宋其從楚之罪亦直書而自見者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按當時觀浴與塊晉文於曹衛雖有怨然其所以侵

曹伐衛則自為破楚之黨與以屈楚而成伯爾即如齊桓之伐楚而侵蔡也豈專為蔡姬蕩舟之故哉故知胡氏譏復怨之說未盡　王氏經世再舉晉侯自是文勢當然侵曹一事也伐衛又一事也不可云晉侯侵曹遂伐衛又不可云晉侯侵曹伐衛故也當時晉文之策莫急於救宋救宋莫先於治曹衛是時楚深入千里頓兵宋堅城之下而吾不即近以乘其弊攻其所必救以致其來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以收萬

全必勝之功而欲親帥三軍遠造陳蔡之國都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可謂愚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買莊公之子僖公庶弟也

屬詞晉文之興魯欲與楚故戍衛其殺公子買懼晉也曰不卒戍乃欺楚之辭史實其誣而罪自見矣

楚人救衛

按晉侯伐衛僅率孤軍楚謂其易與也其大衆尚背鄭而舍而聊遣一旅救之晉正欲楚如此當時特以

齊秦之兵未至故不與交鋒爾　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兵以救衛也狐偃已先料其必然矣　王氏經世晉文不許衛之請盟所以必致楚也蓋若許衛之盟楚或知難而退解宋之圍全師而去則無以大創之而絶其再來故不許衛之盟而攻之益急衛楚之婚也衛急矣楚近在宋而不能救則楚弱矣楚豈能但已乎此狐偃所以坐策其必來也抑文公是來專為救宋也向使直趨宋郊楚鋒方鋭而我迎而與

之角非萬全之道也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捲救鬬者不搏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今梁之輕兵鋭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内若引兵疾
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
弊於魏也此即晉文之術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吳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
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

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猶恐其大衆先歸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李氏私考楚率四國圍宋晉欲救之必須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為内應乃克有濟晉文蓋已定計如此特以宋圍方急而齊秦未來則不得不親出偏師

且以孤軍示弱庶楚有玩心而易為力曹近宋出其不意侵掠之彼必奔告於圍陳蔡鄭許聞之皆有攻所必救之恐雖欲不解圍先去得乎四國既去則楚必退軍而宋師方可出而與晉合矣竊謂宋圍當解於此時宋圍解而晉文猶必欲致楚一戰於是又親自正名伐衛楚得簡書度必分兵來救則可以牽制而邀擊之此皆誤楚之計也然所以相持不決者為楚大衆背鄭而舍與救衛之兵尚相聯屬而晉之客

兵未集進未可輕爾及齊秦將至晉乃入曹以絶楚人之後使其兩軍相離不能進退且執曹伯畀宋人以激楚衆之怒蓋楚之背鄭而舍者其地亦近於曹不可舍前軍而去故得而牽之也楚為所牽志將急鬭似可以戰矣晉文却又遷延以待其情自三月丙午至四月己巳歴二十四日之久楚志怠矣而後卒然與齊宋秦三國之師欲合以擊楚而分兵之救衛者以決戰於城濮誘楚易視之而少子得臣以師此

又聲東擊西避堅攻瑕之計也楚人後應不及安得不敗而大衆聞之驚惶而失措一日之間遂皆望風奔潰矣故城濮書法於楚戰曰人而敗曰師其以此歟凡此皆以見晉文之譎如此也　王氏經世按楚方救衛晉遽舍衛又出曹之不意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畀其讎所以怒楚藉秦陽告楚楚必不許又所以怒齊秦也　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胡氏節節為之論今不取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城濮當在鄄洮之間曹衞界上地也

按自宋被圍告急於晉也晉以宋天下之樞又上公欲圖伯不可不救宋而楚之强未易以敵也於是因曹伯以致楚於城濮楚敗而晉文之伯圖啓矣就晉致楚而言誠用謀為多然亦兵家之常且能雪宋執伐之耻解宋倒懸之困使强楚不敢内侵者十有五年文之功偉矣及者以尊及卑以此及彼之詞蓋直

書城濮戰勝以至踐土會朝河陽會朝皆紀晉文攘夷尊王盛事與齊桓伐楚召陵首止葵邱會盟同胡氏以為誅其意罪其詐力與桓伐楚之以稱遂而譏其專皆非也　季氏私考楚人即救衛之楚人也楚以晉兵易退故少與之師而得臣之大衆則在曹南背鄭而舍不盡行也晉文本欲示弱故以孤軍誘楚救衛而仗齊宋與秦之師夾攻城濮蓋齊宋者楚方為患之國而秦師則穆公練習之兵也齊宋必能用

命而秦師又敢死之士故合此三國以與一戰取威而楚人正墮其計至此雖欲避而不戰而不可得矣及力不能支兵皆奔北晉遂乘勝追逐大衆盡摧而得臣亦倉卒不能為謀然則晉所與戰者楚救衛之人而敗則盡其大衆皆敗矣故戰書楚人而敗書楚師以此

楚殺其大夫得臣

胡傳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

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

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楚既敗曹衛可復矣而猶不許之復衛侯見曹伯之執以畀宋而未釋也故懼而出奔於是晉侯為已甚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踐土臺在今滎澤縣西北子嘗分守河南由洛陽東經偃師鞏縣汜水滎澤凡三百餘里而至其地襄王既於僖二十五年還入王城則由王城東出三百

餘里至踐土下勞晉侯不為不遠諸傳未見明言第
穀梁有此說而胡氏信之爾左氏但云晉侯自城濮
還至衡雍作王宫於踐土以待王至獻楚捷於王當
是晉侯勝楚之後作宫於踐土謀納王而因獻捷焉
王自是合王子虎與諸侯盟始還王城取太叔于温
殺之于隰城而賜晉侯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其後
晉以温為其所有地會諸侯于此請王出而臨之因
王講武而就朝蓋自嫌强大不敢擁衆入京以震驚

宮闕此則再煩王出是實事是兩番事西亭辯疑以為河陽乃王還王城所必由之道故因便講武而諸侯就朝因納王若然則須過河北復還河南始可入于王城非便道矣殆王孫未嘗出外不知所當經行與否而意想以為當然爾今從其踐土納王之說而于温河陽則仍從諸傳然諸傳以為召王亦非也

叔武受盟亦是衛侯出奔之時使元咺奉以聽命于會非晉文廢置諸侯也此盟晉文以攘楚納王而遂

主盟中夏春秋直書于策見其功之可予如此初未有罪之之意也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屬詞僖二十八年盟踐土朝王所晉文城濮之功尊王定伯不俟再舉視齊桓有光故踐土之盟書曰同於葵丘而其會不書至桓文並稱蓋以此若後以圍許至則齊桓致伐之例也

公朝于王所

按王將還入王城因晉獻捷而受諸侯之朝諸侯因王在而朝於天經地義皆為當然皆無所不可胡氏從穀梁之説以為非其所者非也天王以王室有難而出居於外即就諸侯之朝而動以為非然則勤王之義廢而凡為大君者亦難矣此決非春秋之旨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按叔武始反衛侯未有立乎其位之意也衛侯懼而

奔楚晉文廢之而立叔武事亦未有明傳元咺之立叔武亦或者訴之之詞而未必實然如此此其所以因叔武被殺自以為寃而訟之於晉也以臣訟君誠大不可然寃則誠然寃矣 當時衛侯未曾親殺叔武第因聽或人之言而殺咺之子角又先期而入也其前驅揆知公意所在遂迎其旨殺叔武爾實與公殺之同然猶以殺叔武之時枕之股而哭之且殺獻犬馬則或猶自艾之心也故春秋猶意其誤而望其

能改不然豈有弟而可以誤殺而猶待再及公子瑕而後絶之深耶春秋恕待衛侯故雖書名而稱復歸以此

陳侯欵卒穆公卒子朔立是為共公

屬詞陳既與楚而踐土之盟穆公獨後會期其薄於弔贈無疑共公背殯出會諸侯于溫遂圍許明年春還又即會翟泉則穆公之葬不會賓主皆有所不暇也

秋杞伯姬來

釋怨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是年遂如齊與文元年敖如齊雖事晉猶不忘齊好且求婚也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榖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温即今温縣具驛今為河陽驛云

天王狩于河陽

會温說見前　按當時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侯為元咺所訟欲討衛又以温為王所賜地會諸侯於此以謀討貳而即欲王至其地一藉寵靈焉自嫌强大不敢入京師之意晉容有之自以地小力薄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有出而就之之意王亦容有之此春秋所取也故書諸侯會温天王狩于河陽

公朝王所若曰諸侯自相為會王適以狩而至而諸侯因相與朝王云爾如此則王與諸侯兩無嫌兩皆可取之詞也惟主召王而言故當為王諱又當為晉觧令既明晉侯之末嘗召王則王何用於諱晉亦何用於觧而全之耶溫主邑言河陽主方言大天子之狩故言方而不定其地今溫縣河陽驛其實溫即河陽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王氏經世是時諸侯沒于寵利往往戕害骨肉未聞有以為人倫之大不美而欲問其罪者至文公始治衛侯殺叔武之罪且執以歸于京師春秋不與豈非以啓君臣之訟其所傷反多耶且雖歸之京師而實專聽其獄因諸深室使醫酖之皆晉侯之意未嘗取決于天王而輕重付之公論也則安得而與之哉故稱晉人以受臣之訴而執其君同之以強暴弱執諸

侯皆稱人之辭而不殊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訟其君於伯主復歸而立君挾晉令也　王氏經世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按王之

言至言也據外傳晉之歸衞侯以王之言也

諸侯遂圍許

王氏經世會温本為討衞許也故於是遂圍許許之淪於楚深矣欲其自拔也難矣故以蕞爾之國合十一國之衆踰時閱歲而不能成功抑晉侯是時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增修其德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繁威黷外騖不已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徵會城濮之大勞甫息又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諸侯強從

而非心樂晉伯之所以遂衰也與胡傳謂討其不朝于王所蓋誤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胡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竪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按晉始執曹伯畀

宋令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所得與專執而罪之與專釋而歸之又逼使即會諸侯圍許晉於是專恣甚矣春秋書此不但罪曹伯而已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地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

書來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王氏經世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

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襄王雖復辟猶恐羣小之心未恊也故為此盟　胡
傳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
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
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

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尋踐土之盟王氏經世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文公於此葢亦姑自反乎衛既歸而復執曹納賂而後歸諸侯之不心服宜矣卒之圍許而竟不能服許圍鄭

而竟不能得鄭故曰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五伯假之也功烈之所以卑而不足道也　屬詞禮

卿不會公侯豈有列國大夫上盟王子之理翟泉之

盟下陵上替之始也故皆變文稱人以尊王室而没

公不書

秋大雨雹

胡傳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

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

矣

冬𠃌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晉文之伯齊既從之矣狄侵齊而晉不能救此見文之老而懈矣　胡傳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王氏經世云以外傳晉侯請殺衛侯而王不可推之則知必無使醫衍酖之之事晉侯雖鷙忍旣不專殺之又豈隂行酖之哉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轂此亦誣當因侯孺貨筮史而聮餙之耳曹事容有之晉侯

必不親受賂而釋衛侯也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公子瑕乃元咺偽立之而咺實自秉國權瑕固未如君春秋亦不與咺君之也瑕因咺而一誅故言及故公子爾故稱公子趙氏謂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咺下以咺罪重於瑕也此言是也

及公子瑕

瑕能守節未如文定所稱已當為君而但稱公子不子咺奉以為君王明逸之言是也前殺元咺稱國罪

衛侯與其大臣令以咺故及瑕其罪固當一施之矣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鄭書名與曹伯襄書名同一以行貨一以賊恩其事不同而為有罪一也至於罪晉文意則胡傳未及焉當從屬詞為是蓋以專執而專釋為晉侯之罪大意與歸曹伯同然以為受曹衛之貨而然則恐未必然也

晉人秦人圍鄭

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王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

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

王氏經世鄭貳於楚無乃晉德猶有所闕乃覿武不

已既失之於鄭矣秦西州之競國也齊桓之所不能

致而晉以甥舅之好土壤之接得其同力以挫强楚

此計之最得者也况穆公之賢可以義動晉不能以

信義固其親而常以詐諼啓其貳城濮之役齊秦之

未肯戰無亦晉義之有未孚乃使宋陰賂之而激之使戰令與秦圍鄭而秦伯私與鄭盟蓋亡鄭以倍鄰闕秦以利晉晉之心人皆窺見之矣我信之不足而彼亦背我不難固其所也齊桓公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令晉文公乃以鄭公子蘭從於伐鄭何以訓乎無怪乎秦伯之先叛而又何以責鄭為也

胡傳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

也而二國結釁募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始聘晉文也　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

周聘晉故曰遂遂繼事之辭也　胡傳冢宰上兼三

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

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吏周

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屬詞隱桓之世王室來聘者五來賵者一來求者二錫桓公命者一而魯君臣三世不享覲於王庭至僖公二十八年因晉文盟會始兩朝王所又是年王使宰周公來聘而魯始聘京師遂聘晉是魯之朝聘天子皆以晉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入于鉅野經鄆城至壽張西安

民亭南東合汶水入于海鉅野之西為鄆鄆之西北為范皆濟西也壽張與今東平州汶上縣接壤而濟水派經其西則為濟東而地名魯濟矣

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　胡傳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晉不稟命於王還以與魯魯亦不請於王而取諸曹皆不能無罪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西亭辯疑按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以此知郊之僭自僖公始故魯頌所述皆僖公事其不本於成王明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者壞周公之法也孰謂成王盛時而遽壞周公之法乎不然入春秋已歷四公幾百年而郊祀之事不一見何

也明堂位所載出於漢儒附會安得舍聖經而從記者之說先正清江張元德左綿趙企明仁山金吉父皆謂魯之郊不自伯禽始必有所據也　魯無冬至之郊只有孟春祈穀之郊當在周之春三月乃夏之正月也今四月卜之乃是夏之二月卜者卜其日之吉否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有三卜無四卜也　以時則不時以卜則不敬夫魯僭王禮不勝書矣而又重有此失焉春秋所以因禮之變

而書之也　屬詞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孟春謂夏正建寅之月元日謂上辛上帝大微之帝也郊後望祭四方謂之四望魯僭郊禮唯祀蒼帝而三望不敢用上辛同常祀三卜不從則不郊蓋雖僭而猶不敢盡同於天子也其禮牛卜吉則為牲牛傷則改卜帝牛有變卜稷牛稷牛唯具是為卜牲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皆不吉則不郊是為卜日不郊則卜免牲卜吉則

免不吉則繫而待來年具牲時卜用是為卜免牲蓋
卜牲與免牲皆周禮也因卜日卜日以決郊之從否故卜
郊者卜日之吉凶非卜郊之可否也宣成襄定哀各
郊祀同
不從乃免牲
卜日不吉為不從卜免牲從故免牲
猶三望
胡傳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

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故望而祭之然河海非魯所封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按僖公號賢君曾不念姑姊妹篤舅甥之好有以恤杞而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于大國類如此亦可哀矣於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為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弔魯之薄可知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五里今滑縣在開州西南界上衛都朝歌在今淇縣之西左腋正受狄衛故徙居東南帝丘之地以避之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墟亦衛地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狄人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郤四裔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張氏曰自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

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　季氏私考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為政從帝丘以圖安氣象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强於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矣孔子嘗稱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説者以文公為有道成公為無道失指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文公之卒不書葬屬詞始鄭貳於楚晉人秦人圍鄭秦伯背晉使大夫戍鄭而去鄭既不事晉又受秦戍葬不得以禮會諸侯故不書也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吳氏曰衛畏狄之强遷都以避之令乘其亂始敢以兵侵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胡

傳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文公辛子驩嗣是為襄公

廬陵李氏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戰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命捍王于艱錫以

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幷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内何所承上何所禀經復略之勤王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

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廻晩歳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邱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

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葢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通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饑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

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辯獨不深切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在偃師縣南

秦為襲鄭興師不虞鄭以弦高使遽告而覺也故滅滑而還書入蓋國近於鄭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姜戎姜姓之戎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地在弘農澠池縣西今陝州東硤石關蓋晉河外虢畧之東境也

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胡傳晉襄親將絀而不稱子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

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

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陳氏

曰外相敗不書秦晉之搆怨自是始經三君交戰無

虚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興故特書之　按秦

欲襲鄭而滅滑非晉門庭之寇也晉襄何得援伯禽

故事以吉禮從金革乎厲詞專罪秦而不責晉非也

或謂晉棄親為讐卒不競於楚以失秦殽之役為之

專責晉亦非也還從胡傳並責秦晉為是　謂秦穆

敗于殽歸而作誓言者非也誓言盖作於封殽尸之時　文公實嘗感秦納之之恩而襄不顧是謂忘親此與背惠俱主待秦上說

癸巳葬晉文公

厲詞晉文五月而葬葬書日伯業既成且嘗請隧其厚葬有由矣

狄侵齊

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謂間晉之有鄭虞此年

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邾地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傳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　按升陘之役十歲矣報怨之說亦無謂晉文方没秦晉交兵魯不

過乘之以雹小而利其土地焉爾

晉人敗狄于箕今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有箕城

按狄伐晉及箕此則門庭之寇也襄敗之宜矣然猶不為春秋所取以此舉當命郤缺諸臣自足以破狄不當自以吉禮從戎也故亦稱人　李廉曰晉襄初立伯業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伯事復盛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

間其晉伯絶續之會三强睥睨之秋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厲詞晉文伯業甫定而卒故僖公未嘗朝晉晚年一朝齊昭復脩齊好也葢公嘗間晉虐邾兹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宫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嵗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蠧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

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協治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邿師之敗癸卯稍息遽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奬先代協贊姻隣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虁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袵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

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鄭之恥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兹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

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其論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厲詞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實周十月夏之八月霜不當重而殺菽皆非常之災

許氏曰僖公寛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乃文公所不能致而襄能伐之於敗秦敗狄之後可謂勤於承先業矣然而忘喪毒衆非春秋之所取也故稱人　趙鵬飛氏曰晉文之伯獨許不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預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

春秋事義全考卷六